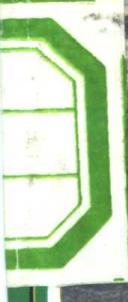


百年风云采访录

人物风采 战争风云 异国风情

BAINIANFENGYUCAIFANGLI

中国妇女出版社



百年风云采访录

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编写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032号

责任编辑：马祖培 王卫东

百年风云采访录

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编写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甲24号

邮政编码：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印张15.25 字数336千字
1992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ISBN 7-80016-742-9/G·465

定 价：9.80元

目 录

风 采 篇

- 三访英雄的国度 穆 青 (1)
悼念罗斯福总统 [英]温斯顿·丘吉尔 (9)
大演说家丘吉尔 [英]路易斯·艾 伯 (15)
戴高乐的东山再起 严 武 (22)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卡罗尔·撒切尔 (42)
约旦的侯赛因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46)
从农民到总统
 ——苏哈托的道路 居三元 (59)
甘地夫人与尼赫鲁家族
 ——兼谈当代印度政治风云 詹得雄 (73)
亨利·基辛格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84)
黑人将军鲍威尔 徐强 (编译) (111)
来自华盛顿的新大使 何成章 (117)
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 方进玉 (122)
命运多舛的女人 [法]吉尔贝特·贝诺—格拉齐亚尼 (138)
九十年代第一拳
 ——记世界新拳王道格拉斯 薛寿元 (148)

风 云 篇

- 震撼世界的十天 [美]约翰·里德 (165)
香港沦陷前后 夏 衍 (180)

-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肖乾(192)
到莱茵前线去 肖乾(197)
战时日本百态 刘思慕(209)
诺曼底登陆纪实 [英]伦纳德·莫斯利(231)
盟军攻欧目击记 [英]路透社记者(237)
易北河会师 [前苏]波列伏依(241)
千层冰凌何时消
- 记中欧裁军谈判又一次复会 王殊(248)
从“葬礼上的会见”到正式访问 夏治沔(254)
中曾根一锤定音 自民党又生嫌隙 刘文玉(258)
日本的经济外交与经济发展战略 李长久(261)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张国良(272)
四次中东战争 赵国忠等(295)
救救非洲 穆青(310)
卡扎菲大闹不结盟首脑会议 姚云(316)
哈克总统罹难记 李家声(319)
缅泰边境上的“国军”残部 杨木(321)
归乡关山路几重
- 摩洛哥工人返乡探亲的艰难旅程
..... [英]奈杰尔·鲍登(331)
- 间谍世界 (336)
警察黑幕 [日]久保博司(344)
生活在恐怖中的意大利法官 [法]让·诺利(351)
美国黑手党 (358)
地下丛林
- 纽约地铁见闻 [英]保罗·塞罗克斯(372)

风 情 篇

死海不死

- 访问约旦纪事 周而复(383)
天涯处处有芳草 徐明远(387)
随航散记 何洪锡 姚军(406)
二十年后重访波恩 夏治沔(446)
88年8月8日8点88分在西德 胡永震 谢业慧(456)
刀光剑影的技艺

- 西班牙的斗牛 王荣久(460)
相扑在日本 谈金铠(465)
因纽特人在冰雪世界的生活 吴富贵 李恩荣(469)
慕尼黑啤酒节 马可铮(472)
各国新年习俗趣闻 王新春(475)
编者后记 (480)

三访英雄的国度

穆 青

就要离开朝鲜了。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从飞机上久久俯视着这片国土。多美的国家啊，青山绿水间，那一座座新兴的城市，一片片茂密的森林，一畦畦整齐的稻田，交织出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有人曾对这个国家的译名作过富有诗意的解释：“高丽”，就是“山高水丽”；“朝鲜”，就是“朝霞鲜艳”。我觉得，这意味深长的解释，和我对这个友好邻邦的印象是多么吻合啊！

这是我熟悉的一片大地。作为一名记者，我曾有幸三次访问过这个国家。第一次是1946年，那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的建国初期；第二次是1961年，那时候，经过了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正在弹痕累累的土地上恢复和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第三次，也就是这一次，整个朝鲜已呈现出完全崭新的面貌。这三次访问，从时间上说，先后相隔了15年和22年，我所看到的，正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共和国一次比一次更显得年轻；一次比一次更富有朝气。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这三次访问中，我都受到了朝鲜人

民衷心爱戴的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接见。这是我记者生涯中十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第一次，我是受我党东北局的指派，专程到朝鲜访问金日成同志的。

对于这件遥远的往事，金日成同志至今犹有记忆。这次他在接见我们新华社访朝代表团全体同志的时候，一见到我，就提起了我那次的访问。他说：“1946年5月，你来采访杨靖宇同志的事迹，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只是当时您的面貌我已经模糊了，现在仔细看看就又完全想起来了。”接着，他颇有感慨地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现在你也显老了。”

是啊，第一次见到金日成同志时，我还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那时，我在《东北日报》任特派记者，曾专题收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史料，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抗联斗争史略。遗憾的是，这篇史略对抗联最著名的将领杨靖宇同志的英雄事迹搜集得很不充分。为了这件事，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同志又让我立即赶到朝鲜去，专程向金日成同志采访，因为杨靖宇同志生前同金日成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联系十分密切，他们曾多次协同作战。特别是有关杨靖宇同志最后牺牲的情况，金日成同志了解得最清楚。这样，我便带着这一特定的任务，匆匆启程了。

那次去朝鲜，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我是从集安过鸭绿江到满浦的。由满浦到达江界时，恰好遇上了崔庸健同志。他得知我的来意，就要我同他一道取道熙川，一直把我带进平壤。

平壤给我的第一眼印象，就城市规模来说，只不过相当于我国东北一个稍大些的中等城市，街道古色古香，没有多少高大的建筑物。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的，是平壤那处于政治转折时代的独特气氛。那时，即将撤走的日本殖民者的家属在纷纷拍卖东西，街头到处都张贴着有关土地改革和反对美帝侵略的

标语，有的农民甚至写血书要求实行土改，得到他们早就渴望的土地。那是农民兴高采烈的日子，也是宣布企业国有化，人民欢庆解放的日子。但是，与此同时，平壤也面临着美国侵略的危险，当时，党的机关报《正路》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集会声讨卖国贼李承晚，反对美国出兵占领南朝鲜的新闻。作为第一个访问新生朝鲜的外国记者，我也参加过那些集会，而且目睹过金日成同志在集会上演说的情景。在那段日子里，我所呼吸到的是一种洋溢着革命激情的空气。

由于金日成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一时抽不出时间来接待我，我便利用这段难得的机会，集中精力采访了那场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我访问了政府一些部门、土改指导委员会……，调查了旧社会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和农民的贫困状况，了解了土改的条例、方法、进展情况，以及农民的反映。通过这段采访，我深深地感到，在长期殖民主义的残酷压榨下，朝鲜农民那悲惨的命运，深重的苦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而他们那善良纯朴的心灵，坚毅不拔的性格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次机遇来了解朝鲜的历史和朝鲜农民。正是由于这次难得的访问，使我对这个英勇勤劳的民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金日成同志接见我是在一天的晚上，他让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时，他住着三间小房，一个小院，既无警卫员，也无服务员，生活极为俭朴。在那间会客室兼餐室的房子里，金日成同志用流利的汉语，向我着重介绍了杨靖宇英勇牺牲的经过，但为了让我能准确地把握住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还谈到了抗联的组成和历史，谈到了中朝两国抗日游击队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情况。从他的讲述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杨靖宇同志临牺牲前，身边的警卫员中还有两位朝鲜同志，他们和杨靖宇同志

一起壮烈地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们从晚上七、八点钟谈起，一直谈到了子夜时分。因为太晚了，金日成同志让我在他家里留宿。那天，只有他的祖母在家。这位慈祥的老人待我亲切极了，她老人家给我送来被子，亲自为我在会客室里铺床。第二天清晨，金日成同志和我共进早餐时，我清楚地记得，老祖母端来一大盘煮熟的鸡蛋，一碟盐，一再劝我多吃点，甚至还亲自为我剥去蛋壳，把几个大鸡蛋放在我面前的盘子里……。30多年过去了，这一难忘的细节，还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里，直到这次我在万景台金日成主席旧居里看到老人的照片时，心情仍然很不平静。那是抗战胜利后，金日成同志回到平壤，老祖母含着喜悦的泪花，紧紧搂着他的动人瞬间。我久久凝视着这张照片，心中充满着敬意，一个多么令人怀念的革命老人啊！

早饭后，我向金日成同志辞行，他告诉我，国民党军队开始进犯东北根据地，南满已经很紧张，东北局已向北转移。这时我才知道，就在我离开国内的短短的日子里，东北形势发生了激变。他叫我还按来时的原路先回通化，然后再打听东北局的消息。

在我临行前，金日成同志还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车票和一些准备应急的路费。

30多年后的今天，见到金日成主席时，我遗憾地告诉他：“主席那时给我谈了很多材料，可惜我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回国以后，东北战况紧急，我随即投入前线的采访报道，实在无法整理。后来，几经战乱，主席给我谈的材料又都丢了。”金主席听后笑笑说：“你以后再来呀。可以再回忆，再好好谈谈，杨靖宇的事迹应该好好地整理，他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接着，又提到朴成哲、徐哲和崔贤等曾和杨靖宇同志并肩战斗

过的老战士，说：“他们还健在，以后你有机会再来一趟，咱们再详细谈吧。（我们）再老了就不行了。”对金主席的盛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金日成同志还问我：“从那以后你什么时候又来过？”我说：“是1961年。我率新华社代表团来朝鲜访问的。”

1961年的平壤，已经远不是15年前的旧平壤了。虽然祖国解放战争才不过过去了几年，可是，平壤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尽管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投掷在朝鲜北部的炸弹，数以千万吨计，但是，英雄的朝鲜人民在废墟上却画出了比战前更新更美的图画。那一次，我们新华社代表团在朝鲜作了长达一个月的访问。所到之处，我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朝鲜人民那气壮山河的建设祖国的高昂热情。我还记得，也就是在这一年，平壤街头巨大的千里马铜像刚刚落成。我觉得它那引颈长嘶，势欲腾空的雄姿，恰是朝鲜人民那种奋发向上、一往无前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

那一年，金日成同志在首相府接见我们，并作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论是我们访问过的还是没访问过的工厂、农业社，金日成同志谈到那里的情况都非常熟悉，甚至连一些干部的家庭状况以至性格爱好，他也都有所了解。当时，正是他在青山里农业社蹲点以后不久。他曾在那现场指导，总结出了一套著名的“青山里工作方法”，并把它推广到全国去。在谈话中，金日成同志诙谐地形容那种不深入群众，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情况的工作方法，叫“摩托车式的工作方法”。“青山里工作方法”推广开来以后，从中央到基层的干部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与群众打成一片，已经形成一种风气。说到这里，金日成同志又愉快地告诉我们：干部因为经常在下面，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时间就没有了。劳动

党中央的指示，很快就能在实际中贯彻执行。

事有凑巧，我这一次访朝时，又访问了青山里。20多年后旧地重访，令人惊喜的还不仅是它的巨大变化和生产的发展，而是那里的干部告诉我：金主席从1960年在这里现场指导工作以来，已经先后来过80多次了。这数字很使我感动。它说明：在我两次访问青山里期间的22年里，金日成同志平均每年都要来这里三、四次！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这种深入实际的作风，确实是值得称道的。在我们参观过的许多地方和单位，几乎都可以听到人们以自豪的心情向我们介绍金日成主席曾来视察的情景，倾听着他对人民如何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想，这样和群众息息相通的领袖，怎能不受到朝鲜人民衷心的拥戴和热爱呢！

在我第三次访朝期间，一天早晨，我曾徒步登上牡丹峰的峰顶，纵目四望，整个平壤正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朝霞里，满眼是壮丽的建筑，满眼是深秋金色的树海；大同江像一条蓝色的长带在静静地流。原来是荒滩的大同江东岸，已经成了新兴的城区。我1961年访朝时住过大同江旅馆，那时还是平壤很显眼的建筑，如今早已淹没在一片高楼大厦之中难以寻觅了。历史的变迁，似乎在这里出现了难以相信的神奇。平壤已经是亚洲东方的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而整个朝鲜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作为一个记者，我对这个英雄国度的三次访问，其间跨越了将近40年，而这四十年正是朝鲜大地发生历史巨变的40年。因此，我为自己能作为朝鲜人民变贫穷落后的旧朝鲜为兴旺发达的新朝鲜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由衷的喜悦。

在第三次见到金日成主席时，我向他描述了我这种兴奋的

心情。金主席说：“朝鲜有句俗话说，‘十年江山都要变’，你隔了二十年来看，变化总是会有的。现在根本看不到战争的痕迹了。”

是的，朝鲜的山变了，水变了，但是朝鲜人民艰苦创业、发愤图强的革命精神没有变；中朝两党、两国人民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不仅没有变，而且更向前发展了。我在这次访朝期间，看了朝鲜故事片《沸流江的新传说》。虽然罗盛教的故事是我早就熟知的，但是，影片描绘的那位朝鲜老大娘对中国人民的儿子罗盛教纯朴深沉的母亲般的挚爱，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在我们访问所到之处，人们是那样深情地怀念着志愿军的战士。特别是在开城，在元山，在那些过去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我仿佛觉得，我们所踏过的那些土块和石头上，都还残留着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鲜血。正象在已往抗日战争年代，在我国东北，华北的广袤的国土上，也洒过朝鲜人民的鲜血一样。我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是相同的，是在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中共过患难，同过生死的。我相信，不管在未来的岁月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两个民族会永远像前几代人一样去并肩战斗！

我们归国乘坐的飞机越飞越高，朝鲜的大地渐去渐远了，那潮涌般的白云虽然遮住了我的视线，但是，那片我所熟悉的大地将永远在我的心头留下美好的记忆。朝鲜，多好的国土，多好的人民，多好的兄弟之邦啊……

〔简介〕

作者穆青，著名作家、记者。文章选自《瞭望》1984年第1期。

解放前后的30多年中，作者曾3次访问朝鲜。作者将如此

纷繁的材料熔铸于5000多字的作品中，显示了驾驭文章的功力。文章在叙事的基础上，运用人物勾连的手法连缀素材，调动描写、议论和抒情等多种笔法，歌颂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奋斗精神和中朝人民的兄弟情谊。文章内容厚实，感情真挚，结构严谨，语言富有激情。

悼念罗斯福总统

〔英〕温斯顿·丘吉尔

1945年4月17日，星期二，当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提议向英王陛下奏明议会深切的哀悼和他们对于罗斯福夫人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应当由各党领袖发言来支持这样一个提议，但是当时有一种自发的感觉，认为应该由我单独代表下议院发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当时在那个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说的更为恰当的话。

我说，我和这位伟人的友谊是在这个战争中开始和成熟起来的。我们今天向他的功绩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战争结束以后，我曾经见过他，但只有几分钟。1939年9月，我一进海军部，他就给我发来电报请我就有关海军或其它问题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觉得有需要，不论何时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许可后，就这样做了。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对海战有浓厚的兴趣，就提供他一连串关于我们海军事务，和各种作战行动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的战斗，这次行动照亮了战争中第一个黯淡的冬天。

当我担任了首相，而战争在极度可怕的激烈状态中爆发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还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已经能

够在最亲密 和最愉快的友谊之中跟总统互通电报。这一情况在全世界斗争的整个升沉起伏之间，始终继续保持下来，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后的电报为止。这些电报表明，他在处理疑难复杂的问题上所一贯具有的明确的见解和活力，并没有衰退。我可以指出，这样的通信（在美国参战以后当然大为激增），包括我们之间来往的电报，计达1700件以上，其中有许多长篇的电报，大多数是处理那些在其它阶段上得不到正式解决，必须由政府首脑一级来讨论的比较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通信以外，还得加上我们的九个会议——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华盛顿，一次在卡萨布兰卡，一次在德黑兰，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后一次在雅尔塔。大约共有120天亲密的个人接触，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我和他住在白宫里，或在海德公园他的家中，或在他称为香格里拉的蓝山城中他的别墅山庄里。

我钦佩他是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它的宪法，和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这些始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还得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的种种现象而激起愤怒，采取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跳动了，这的确是一个损失，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

罗斯福总统的病痛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这许多年的动乱和风暴之中，竟能克服肉体上的病痛，这真是一个奇迹。像他那样深受病魔折磨而残废的人，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会试图投入一种体力和脑力都很紧张，以及艰苦而永无休止的政治论争的生活中去。千万人中没有一个敢于尝试，一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得到成功，他不仅进入这个领域，不仅在里面积极活动，

而且成为那个场面里不容置辩的主人翁。在这样一种精神战胜肉体、意志战胜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妇女，就是他的忠诚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并驾齐驱，今天下议院充分倾泻出对于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没有疑问，总统预见到笼罩着战前世界的巨大危险。比起大西洋两岸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来，更具先见之明。他用全力促进美国和平时期舆论可以接受的预防性的军事准备。当不和睦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他的同情寄托在哪一边是丝毫不用怀疑的。对于法国的陷落和本岛以外大多数人认为大不列颠行将毁灭一事，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他对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痛苦，不仅因为欧洲之故，而且也因为一旦我们被击溃或者~~被占领~~不得不~~苟延残喘~~，那时美国本身也将暴露在严重的危局之下。当我们处在孤独的紧急时期，英国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同胞们~~我国人民充满着最热烈的情感。在1940—1941~~那残酷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决心要用猛烈的空军闪电战~~把我们的城市化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们正和我们中任何人一样~~深感身受~~，或许还要更强烈些，因为想象中的痛苦时常要比实际的更为厉害。毫无疑问，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国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们所遭受的大火灾更难熄灭。还有，那时，虽然有韦维尔将军的胜仗（确实是由于我国给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国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担忧，认为德国在1941年春季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定会向我们侵犯。在一月里总统派了现已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英国来，他虽然是总统的政敌和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跟他有同样的见解。威尔基先生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朗费罗的几行著